



【中华藏书百部】

学术顾问：汤一介 文怀沙 主 编：徐 寒



资治通鉴



【精华】

【全新校勘精注今译版】（中）

原 著 [宋] 司马光

中国书店



【中华藏书百部】

资治通鉴



【精华】

【中】

全新校勘精注今译版

原著◎宋·司马光

学术顾问◎汤一介 文怀沙 主编◎徐 寒

中国书店



世祖武皇帝下

永明十一年春，正月，以驃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，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。显达自以门寒位重，每迁官，常有愧惧之色，戒其子勿以富贵陵人；而诸子多事奢侈，显达闻之，不悦。子休尚为郢府主簿，过九江。显达曰：“麈尾蝇拂是王、谢家物，汝不须捉此！”即取于前烧之。

初，上于石头造露车三千乘，欲步道取彭城。魏人知之，刘昶数泣诉于魏主，乞处边戍，招集遗民，以雪私耻。魏主大会公卿于经武殿，以议南伐，于淮、泗间大积马刍。上闻之，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以备之。

魏遣员外散骑侍郎邢峦等来聘。峦，颖之孙也。

丙子，文惠太子长懋卒。太子风韵甚和，上晚年好游宴，尚书曹事分送太子省之，由是威加内外。

太子性奢靡，治堂殿、园囿过于上宫，费以千万计，恐上望见之，乃傍门列修竹；凡诸服玩，率多僭侈。启于东田起小苑，使东宫将吏更番筑役，营城包巷，弥亘华远。上性虽严，多布耳目，太子所为，人莫敢以闻。上尝过太子东田，见其壮丽，大怒，收监作主帅；太子皆藏之，由是大被诘责。

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辇及乘舆御物；上尝幸东宫，匆匆不暇藏辇，文景乃以佛像内辇中，故上不疑。文景父陶仁谓文景曰：“我正当扫墓待丧耳！”仍移家避之。后文景竟赐死，陶仁遂不哭。

及太子卒，上履行东宫，见其服玩，大怒，敕有司随事毁除。以竟陵王子良与太子善，而不启闻，并责之。

太子素恶西昌侯鸾，尝谓子良曰：“我意中殊不喜此人，不解其故，当由其福薄故也。”子良为之救解。及鸾得政，太子子孙无遗焉。

二月，魏主始耕藉田于平城南。

雍州刺史王奐恶宁蛮长史刘兴祖，⁽¹⁾收系狱，诬其构扇山蛮，欲为乱，敕送兴祖下建康；奐于狱中杀之，诈云自经。上大怒，遣中书舍人吕文显、直阁将军曹道刚将斋仗五百人收奐，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。⁽²⁾

奐子彪，素凶险，奐不能制。长史殷睿，奐之婿也。谓奐曰：“曹、吕来，既不见真敕，恐为奸变，正宜录取，驰启闻耳。”奐纳之。彪辄发州兵千余人，开库配甲仗，出南堂，陈兵，闭门拒守。奐门生郑羽叩头启奐，乞出城迎台使，奐曰：“我不作贼，欲先遣启自申；正恐曹、吕辈小人相陵藉，故且闭门自守耳。”彪遂出，与虎军战，兵败，走归。三月，乙亥，司马黄瑶起、宁蛮长史河东裴叔业于城内起兵，攻奐，斩之，执彪及弟爽、弼、殷睿，皆伏诛。彪兄融、琛死于建康，琛弟秘书丞肃独得脱，奔魏。



【注释】(1) 宁蛮：府名，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地区。(2) 襄阳：今湖北襄樊市。

夏，四月，甲午，立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，东宫文武悉改为太孙官属，以太子妃琅邪王氏为皇太孙太妃，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。妃戢，之女也。

魏太尉丕等请建中宫，戊戌，立皇后冯氏。后，熙之女也。魏主以《白虎通》云：“王者不臣妻之父母”，下诏令太师上书不称臣，入朝不拜；熙固辞。

光城蛮帅征虏将军田益宗帅部落四千余户叛，降于魏。

五月，壬戌，魏主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，⁽¹⁾亲与之齿，用家人礼。

甲子，魏主临朝堂，引公卿以下决疑政，录囚徒。帝谓司空穆亮曰：“自今朝廷政事，日中以前，卿等先自论议；日中以后，朕与卿等共决之。”

丙子，以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。先是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，之镇，道中戏部伍为水军；上闻之，大怒，杀其典签，以铿代之。子卿还第，上终身不与相见。

襄阳蛮首雷婆思等帅户千余求内徙于魏，魏人处之沔北。⁽²⁾

魏主以平城地寒，六月雨雪，风沙常起，将迁都洛阳；恐群臣不从，乃议大举伐齐，欲以胁众。斋于明堂左个，使太常卿王湛筮之，遇“革”，帝曰：“‘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’吉孰大焉！”群臣莫敢言。尚书任城王澄曰：“陛下奔叶重光，帝有中土；今出师以征未服，而得汤、武革命之象，未为全吉也。”帝厉声曰：“繇云：‘大人虎变’，⁽³⁾何言不吉！”澄曰：“陛下龙兴已久，何得今乃虎变！”帝作色曰：“社稷我之社稷，任城欲沮众邪！”澄曰：“社稷虽为陛下之有，臣为社稷之臣，安可知危而不言！”帝久之乃解，曰：“各言其志，夫亦何伤！”

既还宫，召澄入见，逆谓之曰：“向者《革卦》，今当更与卿论之。明堂之忿，恐人人竞言，沮我大计，故以声色怖文武耳。想识朕意。”因屏人，谓澄曰：“今日之举，诚为不易。但国家兴自朔土，徙居平城；此乃用武之地，非可文治。今将移风易俗，其道诚难，朕欲因此迁宅中原，卿以为何如？”澄曰：“陛下欲卜宅中土，以经略四海，此周、汉之所以兴隆也。”帝曰：“北人习常恋故，必将惊扰，奈何？”澄曰：“非常之事，故非常人之所及。陛下断自圣心，彼亦何所能为！”帝曰：“任城，吾之子房也！”

六月，丙戌，命作河桥，欲以济师。秘书监卢渊上表，以为：“前世承平之主，未尝亲御六军，决胜行陈之间；岂非胜之不足为武，不胜有亏威望乎！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，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，胜负之变，决于须臾，不在众寡也。”诏报曰：“承平之主，所以不亲戎事者，或以同轨无敌，或以懦弱偷安。今谓之同轨则未然，比之懦弱则可耻，必若王者不当亲戎，则先王制革轂，何所施也？魏武之胜，盖由仗顺，苻氏之败，亦由失政；岂寡必能胜众，弱必能制强邪！”丁未，魏



主讲武，命尚书李冲典武选。

建康僧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，夜，攻徐州城，入之；刺史王玄邈讨诛之。

秋，七月，癸丑，魏立皇子恂为太子。

戊午，魏中外戒严，发露布及移书，⁽⁴⁾称当南伐。诏发扬、徐州民丁，广设召募以备之。

中书郎王融，自恃人地，三十内望为公辅。尝夜直省中，抚案叹曰：“为尔寂寂，邓禹笑人！”⁽⁵⁾行逢朱雀桁开，喧湫不得进，捶车壁叹曰：“车前无八骏，何得称丈夫！”竟陵王子良爱其文学，特亲厚之。

融见上有北伐之志，数上书奖劝，因大习骑射。及魏将入寇，子良于东府募兵，版融宁朔将军，使典其事。融倾意招纳，得江西伧楚数百人，并有干用。

会上不豫，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；子良以萧衍、范云等皆为帐内军主。戊辰，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樊城。上虑朝野忧遑，力疾召木府奏正声伎。⁽⁶⁾子良日夜在内，太孙间日参承。

戊寅，上疾亟，暂绝；⁽⁷⁾太孙未入，内外惶惧，百僚皆已变服。王融欲矫诏立子良，诏草已立。萧衍谓范云曰：“道路籍籍，皆云将有非常之举。王元长非济世才，视其败也。”云曰：“忧国家者，惟有王中书耳。”衍曰：“忧国，欲为周、召，欲为竖刁邪？”⁽⁸⁾云不敢答。及太孙来，王融戎服绛衫，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。顷之，上复苏，问太孙所在，因召东宫器甲皆入，以朝事委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。俄而上殂，融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。鸾闻之，急驰至云龙门，不得进，鸾曰：“有敕召我！”排之而入，奉太孙登殿，命左右扶出子良；指麾部署，音响如钟，殿中无不从命。融知不遂，释服还省，叹曰：“公误我！”由是郁林王深怨之。

遗诏曰：“太孙进德日茂，社稷有寄。子良善相毗辅，思弘治道，内外众事，无大小悉与鸾参怀，共下意！尚书中事，职务根本，悉委右仆射王晏、吏部尚书徐孝嗣；军旅之略，委王敬则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王玄邈、沈文季、张瑰、薛渊等。”

世祖留心政事，务总大体，严明有断，郡县久于其职，长吏犯法，封刃行诛。故永明之世，百姓丰乐，贼盗屏息。然颇好游宴，华靡之事，常言恨之，未能顿遣。

郁林王之未立也，众皆疑立子良，口语喧腾。武陵王晔于众中大言曰：“若立民，则应在我；立嫡，则应在太孙。”由是帝深凭赖之。⁽⁹⁾直阁周奉叔、曹道刚素为帝心膂，并使监殿中直卫；少日，复以道刚为黄门郎。

初，西昌侯鸾为太祖所爱，鸾性俭素，车服仪从，同于素士，所居官名为严能，故世祖亦重之。世祖遗诏，使竟陵王子良辅政，鸾知尚书事。子良素仁厚，不乐世务，乃更推鸾，故遗诏云“事无大小，悉与鸾参怀”，子良之志也。

帝少养于子良妃袁氏，慈爱甚著。及王融有谋，遂深忌子良。大行出太极殿，子良居中书省，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仗屯太极西阶以防之。既成服，诸王



皆出，子良乞停至山陵，不许。

壬午，称遗诏，以武陵王晔为卫将军，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并开府仪同三司；尚书左仆射、西昌侯鸾为尚书令；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。癸未，以竟陵王子良为太傅；蠲除三调⁽¹⁰⁾及众逋⁽¹¹⁾，省御府及无用池田、邸治。减关市征税。

先是，蠲原之诏，多无事实，督责如故。是时西昌侯鸾知政，恩信两行，众皆悦之。

【注释】(1) 四庙子孙：指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，恭宗景穆帝拓跋余，高宗文成帝拓跋濬、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的子孙。(2) 沔(miǎn)北：沔水即汉水，汉水以北当时为南朝各境，雷婆思等原居汉水以南，迁往北边，更近北魏边境。(3) 大人虎变：比喻居上位者出处行动变化莫测。(4) 露布：古时称檄文、捷报及其他紧急文书。(5) 邓禹：东汉初南阳新野(今河南新野南)人，字仲华。从刘秀镇压农民起义军，刘秀即位，他任大司徒，时年才二十四岁。王融此时年已过二十四岁，因此他说：“邓禹笑人！”(6) 正声伎：当时江南以清商为正声伎。(7) 暂绝：气暂绝而未停止呼吸。(8) 周、召、竖刁：典故出自《左传》，春秋时，齐桓公立其子昭为太子。其妃子卫姬生儿子无亏。大夫易牙受宠于卫姬。易牙通过桓公近臣竖刁得以献美食徐桓公，桓公渐宠幸易牙，并允诺易牙改立无亏为太子。齐桓公去世，易牙进入宫内，与竖刁杀众官吏而立无亏为王。昭奔逃到宋国。宋襄公率兵讨伐齐国，杀无亏而立昭，是为齐孝公。(9) 帝：这里指萧昭业。(10) 三调：指租庸调中的粟、帛调及杂调。(11) 逋：欠负的债。

魏山阳景桓公尉元卒。

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，发其突骑。丁亥，魏主辞永固陵；己丑，发平城，南伐，步骑三十余万；使太尉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，并加使持节。⁽¹⁾羽曰：“太尉宜专节度，臣正可为副。”魏主曰：“老者之智，少者之决，汝无辞也。”以河南王干为车骑大将军、都督关右诸军事，又以司空穆亮、安南将军卢渊、平南将军薛胤皆为干副，众合七万出子午谷。胤，辩之曾孙也。

郁林王性辩慧，美容止，善应对，哀乐过人；世祖由是爱之。而矫情饰诈，阴怀鄙愿，与左右群小共衣食，同卧起。

始为南郡王，从竟陵王子良在西州，⁽²⁾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，节其用度。王密就富人求钱，无敢不与。别作钥钩，夜开西州后阁，与左右至诸营署中淫宴。师史仁祖、侍书胡天翼相谓曰：“若言之二宫，⁽³⁾则其事未易；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及犬物所伤，岂直罪止一身，亦当尽室及祸。年各七十，余生岂足吝邪！”数日间，二人相继自杀，二宫不知也。所爱左右，皆逆加官爵，疏于黄纸，使囊盛带之，许南面之日，依此施行。

侍太子疾及居丧，忧容号毁，见者呜咽；裁还私室，即欢笑酣饮。常令女巫杨



氏祷祀，速求天位。及太子卒，谓由杨氏之力，倍加敬倍。既为太孙，世祖有疾，又令杨氏祷祀。时何妃犹在西州，世祖疾稍危，太孙与何妃书，纸中央作一大喜字，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绕之。

侍世祖疾，言发泪下。世祖以为必能负荷大业，谓曰：“五年中一委宰相，汝勿措意；五年外勿复委人。若自作无成，无所多恨。”临终，执其手曰：“若忆翁，当好作！”遂殂。大敛始毕，悉呼世祖诸伎，备奏众乐。

即位十余日，即收王融下廷尉，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险躁轻狡，招纳不逞，诽谤朝政。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，子良忧惧，不敢救。遂于狱赐死，时年二十七。

初，融欲与东海徐勉相识，每托人召之。勉谓人曰：“王君名高望促，难可轻褻衣裾。”俄而融及祸。勉由是知名。太学生会稽魏准，以才学为融所赏；融欲立子良，准鼓成其事。太学生虞羲、丘国宾窃相谓曰：“竟陵才弱，王中书无断，败在眼中矣。”及融诛，召准入舍人省诘问，惶惧而死，举体皆青，时人以为胆破。

壬寅，魏主至肆州，见道路民有跛、眇者，停驾慰劳，给衣食终身。

大司马安定王休执军士为盗者三人，以徇于军，将斩之。魏主行军遇之，命赦之，休不可，曰：“陛下亲御六师，将远清江表，今始行至此，而小人已为攘盗，不斩之，何以禁奸！”帝曰：“诚如卿言。然王者之体，时有非常之泽。三人罪虽应死，而因缘遇朕，虽违军法，可特赦之。”既而谓司徒冯诞曰：“大司马执法严，诸君不可不慎。”于是军中肃然。

臣光曰：“人主之于其国，譬犹一身，视远如视迩，在境如在庭。举贤才以任百官，修政事以利百姓，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。是以先王黜纆塞耳，⁽⁴⁾前旒蔽明，⁽⁵⁾欲其废耳目之近用，推聪明于四远也。彼废疾者宜养，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，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，则所遗者多矣。其为仁也，不亦微乎！况赦罪人以桡有司之法，⁽⁶⁾尤非人君之体也。惜也！孝文，魏之贤君，而犹有是乎！”

戊申，魏主至并州。并州刺史王袭，治有声迹，境内安静，帝嘉之。袭教民多立铭置道侧，虚称其美；帝闻而问之，袭对不以实。帝怒，降袭号二等。⁽⁷⁾

九月，壬子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勃海高聪等来聘。

丁巳，魏主诏车驾所经，伤民秋稼者，亩给谷五斛。

辛酉，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，庙号世宗。

世祖梓宫下渚，⁽⁸⁾帝于端门内奉辞，眊辂车未出端门，⁽⁹⁾亟称疾还内。裁入阁，即于内奏胡伎，鞞铎之声，⁽¹⁰⁾响震内外。丙寅，葬武皇帝于景安陵，庙号世祖。

戊辰，魏主济河；庚午，至洛阳；壬申，诣故太学观《石经》。

乙亥，邓至王像舒彭遣其子旧朝于魏，且请传位于旧；魏主许之。

【注释】(1) 使持节：古时官号。晋制规定，加使持节官号，拥有可以诛杀二



千石官职以下的官员大权。(2)西州：郁林王从小由竟陵王萧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，当时萧子良为扬州刺史，因此他跟随在西州。(3)二宫：指皇帝及太子。(4)黹纁(tǒu kuàng)：黄色的丝棉。黹，黄色；纁，丝棉。(5)旒(liú)：古时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。(6)挠(náo)：扰乱。(7)号：指王袭原所领的将军号。(8)渚(zhǔ)：水中的小块陆地，即河洲。(9)眊輶(wēn liáng)车：古时的卧车，有窗，闭之则温，开之则凉，因名。(10)鞀铎(pí duó)：鞀，一种鼓，亦作“鞀”；铎，古代乐器，是大铃的一种。

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，霖雨不止。丙子，诏诸军前发。丁丑，帝戎服，执鞭乘马而出。群臣稽顙于马前。⁽¹⁾帝曰：“庙算已定，⁽²⁾大军将进，诸公更欲何云？”尚书李冲等曰：“今者之举，天下所不愿，唯陛下欲之。臣不知陛下独行，竟何之也！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，敢以死请！”帝大怒曰：“吾方经营天下，期于混壹，而卿等儒生，屡疑大计；斧钺有常，卿勿复言！”策马将出，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。帝乃谕群臣曰：“今者兴发不小，动而无成，何以示后！朕世居幽朔，欲南迁中土；苟不南伐，当迁都于此，王公以为何如？欲迁者左，不欲者右。”安定王休等相帅如右。南安王桢进曰：“‘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’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，迁都洛邑，此臣等之愿，苍生之幸也。”群臣皆呼万岁。时旧人虽不愿内徙，⁽³⁾而惮于南伐，无敢言者；遂定迁都之计。

李冲言于上曰：“陛下将定鼎洛邑，宗庙宫室，非可马上行游以待之。愿陛下暂还代都，俟群臣经营毕功，然后备文物、鸣和鸾而临之。”帝曰：“朕将巡省州郡，至邺小停，春首即还，未宜归北。”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，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，曰：“今日真所谓革也。”⁽⁴⁾王其勉之！”

帝以群臣意多异同，谓卫尉卿、镇南将军于烈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烈曰：“陛下圣略渊远，非愚浅所测。若隐心而言，乐迁之与恋旧，适中半耳。”帝曰：“卿既不唱异，即是肯同，深感不言之益。”使还镇平城，曰：“留台庶政，一以相委。”烈，栗磾之孙也。

先是，北地民支西聚众数千，⁽⁵⁾起兵于长安城北石山，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，秦州民王广亦起兵应之，攻执魏刺史刘藻，秦、雍间七州民皆响震，众至十万，各守堡壁以待齐救。魏河南王干引兵击之，干兵大败；支西进至咸阳北浊谷，穆亮与战，又败；阴智伯遣军主席德仁等将兵数千与相应接。西等进向长安，卢渊、薛胤等拒击，大破之，降者数万口。渊唯诛首恶，余悉不问，获西、广，并斩之。

冬，十月，戊寅朔，魏主如金墉城，征穆亮，使与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。己卯，如河南城；乙酉，如豫州；癸巳，舍于石济。乙未，魏解严，设坛于滑台城东，告行庙以迁都之意。大赦。起滑台宫。任城王澄至平城，众始闻迁都，莫不惊骇。澄援引古今，徐以晓之，众乃开伏。澄还报于滑台，魏主喜曰：



“非任城，朕事不成。”

壬寅，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；立妃为皇后。

癸卯，魏主如邺城。王肃见魏主于邺，陈伐齐之策。魏主与之言，不觉促席移晷。自是器遇日隆，亲旧贵臣莫能间也。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，至夜分不罢，自谓君臣相得之晚。寻除辅国将军、大将军长史。时魏主方议兴礼乐，变华风，凡威仪文物，多肃所定。

乙巳，魏主遣安定王休帅从官迎家于平城。

辛亥，封皇弟昭文为新安王，昭秀为临海王，昭粲为永嘉王。

魏主筑宫于邺西，十一月，癸亥，徙居之。

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刘俊、梁州刺史阴智伯赃货巨万，皆抵罪。初，俊罢广、司二州，倾赀以献世祖，家无留储。在益州，作金浴盆，余物称是。及郁林王即位，俊所献减少。帝怒，收俊付廷尉，欲杀之；西昌侯鸾救之，得免，犹禁锢终身。俊，勔之子也。

【注释】（1）稽顙（qǐ sāng）：古代一种跪拜礼。屈膝下拜，以额触地，居丧答谢宾客时行之，表示极度的悲痛和感谢。（2）庙算：庙堂的策划，指朝廷的重大决策。（3）旧人：指与拓跋氏同兴起在北方的氏族后裔，即所谓国人。（4）今日真所谓革也：这句话意思是说，前次占卜得“革卦”，如今迁都真的革北方之俗。（5）北地：郡名，相当于今陕西富平、耀县。



梁紀

高祖武皇帝一

天監元年 春，正月，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。

大司馬衍下令⁽¹⁾：“凡東昏時浮費，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、繕甲兵之務者，余皆禁絕。”

戊戌，迎宣德太后入宮，臨朝稱制，⁽²⁾衍解承制。

己亥，以寧朔將軍蕭曷監南兗州諸軍事。曷，衍之從父弟也。

壬寅，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劍履上殿，贊拜不名。

己酉，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中書監，兼尚書令。

初，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、南清河太守沈約、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，⁽³⁾意好敦密，至是，引雲為大司馬咨議參軍、領錄事，約為驃騎司馬，昉為記室參軍，與參謀議。前吳興太守謝朓、國子祭酒何胤，先皆棄官家居，衍奏征為軍諮祭酒，朓、胤皆不至。

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。沈約微扣其端，大司馬不應；它日，又進曰：“今與古異，不可以淳風期物。士大夫攀龍附鳳者，皆望有尺寸之功。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，明公當承其運；天文讖記又復炳然。天心不可違，人情不可失。苟歷數所在，雖欲謙光，⁽⁴⁾亦不可得已。”大司馬曰：“吾方思之。”約曰：“公初建牙樊、沔，此時應思；今王業已成，何所復思！若不早定大業，脫有一人立異，即損威德。且人非金玉，時事難保，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孫！若天子還都，公卿在位，則君臣分定，無復異心。君明于上，臣忠于下，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！”大司馬然之。約出，大司馬召范雲告之，雲對略同約旨。”大司馬曰：“智者乃爾暗同。卿明早將休文更來！”雲出，語約，約曰：“卿必待我！”雲許諾，而約先期入。大司馬命草具其事，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，大司馬初無所改。俄而雲自外來，至殿門，不得入，徘徊壽光閣外，⁽⁵⁾但云“咄咄！”約出，問曰：“何以見處？”約舉手向左，雲笑曰：“不乖所望。”有頃，大司馬召雲人，嘆約才智縱橫，且曰：“我起兵于今三年矣，功臣諸將實有其勞，然成帝業者，卿二人也！”

甲寅，詔進大司馬位相國，總百揆，揚州牧，封十郡為梁公，⁽⁶⁾備九錫之



礼，⁽⁷⁾置梁百司，去录尚书之号，骠骑大将军如故。二月，辛酉，梁公始受命。

齐湘东王宝晔，安陆昭王缅之子也，颇好文学。东昏侯死，宝晔望物情归己，坐待法驾。既而王珍国等送首梁公，梁公以宝晔为太常，宝晔心不自安。壬戌，梁公称宝晔谋反，并其弟江陵公宝览、汝南公宝宏皆杀之。

丙寅，诏梁国选诸要职，悉依天朝之制。于是以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范云为侍中。

梁公纳东昏余妃，颇妨政事，范云以为言，梁公未之从。云与侍中、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，⁽⁸⁾云曰：“昔沛公入关，⁽⁹⁾妇女无所幸，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。今明公始定建康，海内想望风声，奈何袭乱亡之迹，以女德为累乎！”王茂起拜曰：“范云言是也。公必以天下为念，无宜留此。”梁公默然。云即请以余氏赉王茂，梁公贤其意而许之。明日，赐云、茂钱各百万。

丙戌，诏梁公增封十郡，⁽¹⁰⁾进爵为王。癸巳，受命，赦国内及府州所统殊死以下。

辛丑，杀齐邵陵王宝攸、晋熙王宝嵩、桂阳王宝贞。

梁王将杀齐诸王，防守犹未急。鄱阳王宝寅家阍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等密谋，穿墙夜出宝寅。具小船于江岸，著乌布襦，腰系千余钱，潜赴江侧。蹶倖徒步，足无完肤。防守者至明追之，宝寅诈为钓者，随流上下十余里，追者不疑。待散，乃渡西岸投民华文荣家，文荣与其族人天龙、惠连弃家将宝寅遁匿山洞，赁驴乘之，昼伏宵行，抵寿阳之东城。⁽¹¹⁾魏戍主杜元伦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，以车马侍卫迎之。宝寅时年十六，徒步憔悴，见者以为掠卖生口。澄待以客礼，宝寅请丧君斩衰之服，⁽¹²⁾澄遣人晓示情礼，以丧兄刘衰之服给之。澄帅官僚赴吊，宝寅居处有礼，一同极哀之节。寿阳多其故义，皆受慰唁；唯不见夏侯一族，以夏侯详从梁王故也。澄深器重之。

齐和帝东归，以萧憺为都督荆、湘等六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⁽¹³⁾荆州军旅之后，公私空乏，憺厉精为治，广屯田，省力役，存问兵死之家，供其乏困。自以少年居重任，谓佐吏曰：“政之不臧，士君子所宜共惜。吾今开怀，卿其无隐！”于是人人得尽意，民有讼者皆立前待符教，决于俄顷，曹无留事，荆人大悦。

【注释】(1) 大司马衍：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元年（公元502年）3月受齐禅，3月以前仍是齐和帝中兴二年，萧衍亦是齐大司马，故此处有“大司马衍”之称。(2) 临朝称制：宣德太后为齐武帝萧颐太子长懋之妃，武帝建元四年（公元482年）立为王妃，明帝永明十一年（公元493年）追尊为皇太后，海陵王废，出居鄱阳王故第，号宣德宫，称宣德皇太后。(3) 竟陵王西邸：竟陵王萧子良，武帝建元四年（公元482年）始封。永明二年（公元484年），齐以竟陵王子良为司徒，子良开西邸，引纳文学之士，以范云、任昉、沈约、萧衍等为八友。(4) 谦光：以表面的谦让为手段而使事业光大。(5) 寿光阁：萧衍拥立齐明帝宝卷称帝于江



陵，此处寿光阁指建康寿光省中之寿光阁。（6）十郡：指豫州的梁郡、历阳，南徐州的义兴，扬州的淮南、宣城、吴兴、会稽、新安、东阳等十郡。（7）九锡：古者天子赐诸侯有大功者衣物车马等凡九事，谓之“九锡”。王莽之后，加“九锡”往往就是禅位的先声。（8）侍中：此处侍中、领军将军均属梁公国属官。（9）沛公入关：沛公，即汉高祖刘邦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入关（函谷关），接受张良等人的进谏，不取妇女、财物、还军霸上，故范增劝说项羽击之。（10）增封十郡：指增封豫州之南樵、庐江，江州之寻阳，郢州之武昌、西阳，南徐州之南琅邪、南东海、晋陵，扬州之临海、永嘉十郡给梁国。（11）寿阳之东城：指北魏行政区域的寿阳之东城，寿阳之东城的具体所指，今不详。（12）齐衰（cūi）之服：与前文“斩衰之服”同为“五服”之一，但较斩衰为轻。古时丧制，以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緦麻为五服，以为亲疏服丧的等差。宝寅向北魏请斩衰之服，意即以齐国大臣的身分为东昏侯服丧；北魏仅供给他齐衰之服，让他以兄弟身分服丧，则说明北魏以自己为正统，并不承认南齐作为与自己同等国家的地位。（13）荆、湘等六州：荆，指荆州；湘，当指湘州，东晋分荆、广二州始置，后并入荆州，南朝刘宋复置，齐、梁因之，治今湖南及两广之旧韶州、桂林诸府地。六州，另外四州不详。

齐和帝至姑孰，丙辰，下诏禅位于梁。

丁巳，庐陵王宝源卒。

鲁阳蛮鲁北燕等起兵攻魏颍州。⁽¹⁾

夏，四月，辛酉，宣德太后令曰：“西诏至，⁽²⁾帝宪章前代，敬禅神器于梁，明可临轩，遣使恭授玺绶，未亡人归于别宫。”⁽³⁾壬戌，发策，遣兼太保，尚书令亮等奉皇帝玺绶诣梁宫。丙寅，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是日，追赠兄懿为丞相，封长沙王，谥曰宣武，葬礼依晋安平献王故事。⁽⁴⁾

丁卯，奉和帝为巴陵王，宫于姑孰，优崇之礼，皆仿齐初。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，王皇后为巴陵王妃。齐世王、侯封爵，悉从降省，⁽⁵⁾唯宋汝阴王不在除例。

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；皇妣为献皇后。追谥妃郗氏为德皇后。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、侯。立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，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，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，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，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，以宏为扬州刺史。

丁卯，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，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，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，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

诏凡后宫、乐府、⁽⁶⁾西解、暴室诸妇女一皆放遣。⁽⁷⁾

戊辰，巴陵王卒。时上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，徙王居之。沈约曰：“古今殊事，魏武所云‘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’。”上颌之，乃遣所亲郑伯禽诣姑孰，以生金进王。王曰：“我死不须金，醇酒足矣。”乃饮沉醉；伯禽就折杀之。

王之镇荆州也，琅邪颜见远为录事参军。及即帝位，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。既禅位，见远不食数日而卒。上闻之，曰：“我自应天从人，何预天下士大夫事，而颜见远乃至于此！”

庚午，诏：“有司依周、汉故事，议赎刑条格，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，悉入赎停罚，其台省令史、士卒欲赎者听之。”

【注释】（1）颍州：鲁阳蛮，指当时聚居于今河南省鲁山一带的少数民族；颍州，今安徽阜阳。（2）西诏至：齐和帝下诏时在姑孰，姑孰位于建康之西，故称西诏至。（3）未亡人：古时君薨，其夫人尚在，则自称未亡人。（4）依晋安平献王故事：萧衍之兄萧懿为东昏侯所杀，葬不成礼，萧衍称帝，依晋安平王司马孚礼葬之。（5）悉从降省：降，指王爵降为公爵，公爵降为侯爵；省，指免除王公的封国。（6）乐府：当时的官方音乐管理机构，后宫歌妓可能也属于其管辖。（7）西解（xiè）、暴室：西解，同西柁，官名。暴室，又名薄室，宫人监狱。

以谢沐县公宝义为巴陵王，奉齐祀。宝义幼有废疾，不能言，故独得全。

齐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阳侯子范尝因事入见，上从容谓曰：“天下公器，非可力取，苟无期运，虽项籍之力终亦败亡。宋孝武性猜忌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鸩之，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继。然或疑而不能去，或不疑而卒为患，如卿祖以材略见疑，而无如之何，湘东以庸愚不疑，而子孙皆死其手。我于时已生，彼岂知我应有今日！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。我初平建康，人皆劝我除去卿辈以壹物心，我于时依而行之，谁谓不可！正以江左以来，代谢之际，必相屠灭，感伤和气，所以国祚不长。又，齐、梁虽云革命，事异前世，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，⁽¹⁾宗属未远，齐业之初亦共甘苦，⁽²⁾情同一家，岂可遽如行路之人！卿兄弟果有天命，非我所杀；若无天命，何忽行此！适足示无度量耳。且建武涂炭卿门，⁽³⁾我起义兵，非惟自雪门耻，亦为卿兄弟报仇。卿若能在建武、永元之世拨乱反正，⁽⁴⁾我岂得不释戈推奉邪！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，非取之于卿家也。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，光武言：‘假使成帝更生，天下亦不复可得，况子舆乎！’⁽⁵⁾曹志，魏武帝之孙，为晋忠臣。⁽⁶⁾况卿今日犹是宗室，我方坦然相期，卿无复情自外之意！小待，自当知我寸心。”子恪兄弟凡十六人，皆仕梁，子恪、子范、子质、子显、子云、子晖并以才能知名，历官清显，各以寿终。

诏征谢朓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何胤为右光禄大夫，何点为侍中。胤、点终不就。

癸酉，诏：“公车府谤木、肺石傍各置一函，⁽⁷⁾若肉食莫言，⁽⁸⁾欲有横议，⁽⁹⁾投谤木函；若有功劳才器冤沉莫达，投肺石函。”

上身服浣濯之衣，常膳唯以菜蔬。每简长吏，务选廉平，皆召见于前，勸以政



道。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，左户侍郎刘勰为晋安太守，⁽¹⁰⁾二人皆以廉洁著称。溉，彦之曾孙也。又著令；“小县令有能，迁大县，大县有能，迁二千石。”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，武康令东海何远为宣城太守。⁽¹¹⁾由是廉能莫不知劝。

【注释】(1) 绝服：古时丧制有所谓斩衰、齐衰等五服，根据亲疏关系，五服之内须服丧，五服之外不服丧；绝服，即已非五服之亲。(2) 共甘苦：指宋、齐禅代之际，萧衍之父萧顺之曾参预佐命，与齐高帝共过甘苦。(3) 涂炭卿门：指齐明帝建武年间诛杀高帝、武帝子孙。(4) 永元：齐东昏侯年号，起公元499年，止公元501年3月。(5) 子舆：相传为汉成帝子，王莽时长安有个叫武仲的自称是成帝小妻之子刘子舆，后赤眉农民起义军也借立刘子舆以相号召。(6) 曹志：本曹魏陈思王曹植之子。(7) 谤木、肺石：谤木，又称诽谤木或华表木；肺石，即赤石。二者均是用来记录官吏好坏的工具。(8) 肉食：肉食者的省称，即官吏。(9) 横议：布衣处士而议论朝政，谓之横议。(10) 建安：在今福建建瓯。晋安：在今福建福州。(11) 长沙：在今湖南长沙。宣城：在今安徽宣城。

鲁阳蛮围魏湖阳，⁽¹⁾抚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，斩鲁北燕；徙万余户于幽、并诸州及六镇，寻叛南走，所在追讨，比及河，杀之皆尽。

闰月，丁巳，魏顿丘匡公穆亮卒。

齐东昏侯嬖臣孙文明等，虽经赦令，犹不自安。五月，乙亥夜，帅其徒数百人，因运获炬，⁽²⁾束仗入南、北掖门作乱。烧神虎门、总章观，入卫尉府，杀卫尉洸阳愍侯张弘策。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，以宿卫兵拒之，不能却。上戎服御前殿，曰：“贼夜来，是其众少，晓则走矣。”命击五鼓。领军将军王茂、骁骑将军张惠绍闻难，引兵赴救，盗乃散走；讨捕，悉诛之。

江州刺史陈伯之，⁽³⁾目不识书，得文牒辞讼，惟作大诺而已。有事，典签传口语，⁽⁴⁾与夺决于主者。豫章人邓缙、永兴人戴永忠有旧恩于伯之，伯之以缙为别驾，永忠为记室参军。河南褚缙居建康，素薄行，仕宦不得志，频造尚书范云，云不礼之。缙怒，私谓所亲曰：“建武以后，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，吾何罪而见弃！今天下草创，饥馑不已，丧乱未可知。陈全之拥强兵在江州，非主上旧臣，有自疑之意；且荧惑守南斗，⁽⁵⁾诎非为我出邪！今者一行事若无成，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。”遂投伯之，大见亲狎。伯之又以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，⁽⁶⁾并乘伯之愚暗，恣为奸利。

上闻之，使陈虎牙私戒伯之，又遣人代邓缙为别驾。伯之并不受命，表云：“龙符骁勇，邓缙有绩效；台所遣别驾，请以为治中。”缙于是日夜说伯之云：“台家府藏空竭，复无器仗，三仓无米，⁽⁷⁾东境饥流，⁽⁸⁾此万世一时也，机不可失！”缙、永忠等共赞成之。伯之谓缙：“今启卿，若复不得，即与卿共反。”上敕伯之以部内一郡处缙，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谓曰：“奉齐建安王教，帅江北义勇十万，



已次六合，⁽⁹⁾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。我荷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。”即命纂严，使缙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，于听事前为坛，⁽¹⁰⁾歃血共盟。⁽¹¹⁾

缙说伯之曰：“今举大事，宜引众望。长史程元冲，不与人同心；临川内史王观，僧虔之孙，人身不恶，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。”伯之从之，仍以缙为寻阳太守，永忠为辅义将军，龙符为豫州刺史。观不应命。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。程元冲既失职，于家合帅数百人，乘伯之无备，突入至听事前；伯之自出格斗，元冲不胜，逃入庐山。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，皆逃奔盱眙。

戊子，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帅众讨之。

【注释】(1) 湖阳：今河南湖阳。(2) 获炬：获，一种芦苇；古时宫廷需束获用作火炬。(3) 江州：今江西九江。(4) 典签：掌管文书之吏。(5) 荧惑守南斗：荧惑，即火星；南斗，二十八宿之一，共有六星。古人认为南斗为天庙，主兵，荧惑守南斗，预示将有新的天子出现。(6) 长流参军：职官名，晋始置，为治狱之吏，相当于汉代的捕贼掾。(7) 三仓：指梁朝司农卿所辖之太仓、石头仓和常平仓等三大粮仓。(8) 东境：指梁境内三吴（苏州、润州、湖州）及会稽之地。(9) 六合：梁有六合山和六合县，六合山位于今安徽和县，六合县治今江苏六合，此处未详何指。(10) 听事：指处理公事的官署。(11) 歃(shà)血：古时举行盟会时，嘴唇上涂上牲畜的血表示忠诚，称为歃血。

魏扬州小岷戍主党法宗袭大岷戍，破之，虜龙骧将军郗菩萨。

陈伯之闻王茂来，谓褚缙等曰：“王观既不就命，郑伯伦又不肯从，便应空手受困。今先平豫章，开通南路，多发丁力，益运资粮，然后席卷北向，以扑饥疲之众，不忧不济。”六月，留乡人唐盖人守城，引兵趣豫章，攻伯伦，不能下。王茂军至，伯之表里受敌，遂败走，间道渡江，与虎牙等及褚缙俱奔魏。

上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，使谕旨慰劳。季连受命，飭还装，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之官。

初，季连为南郡太守，不礼于元起。都录朱道琛有罪，⁽¹⁾季连欲杀之，逃匿得免。至是，道琛为元起典签，说元起曰：“益州乱离已久，公私虚耗。刘益州临归，岂办远遣迎侯！道琛请先使检校，缘路奉迎，不然，万里资粮，未易可得。”元起许之。道琛既至，言语不恭，又历造府州人士，见器物，辄夺之，有不获者，语曰：“会当属人，何须苦惜！”于是军府大惧，谓元起至必诛季连，祸及党与，竟言之于季连。季连亦以为然，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，乃召兵算之，有精甲十万，叹曰：“据天险之地，握此强兵，进可以匡社稷，退不失作刘备，舍此安之？”遂召佐史，矫称齐宣德太后令，聚兵复反，收朱道琛，杀之。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，并不受命。是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士略开门纳之。

先是，蜀民多逃亡，闻元起至，争出投附，皆称起义兵应朝廷，军士新故三万



余人。⁽²⁾元起在道久，粮食乏绝，或说之曰：“蜀土政慢，民多诈疾，若检巴西一郡籍注，因而罚之，所获必厚。”⁽³⁾元起然之。李膺谏曰：“使君前有严敌，后无继援，山民始附，于我观德。”⁽⁴⁾若纠以刻薄，民必不堪；众心一离，虽悔无及。何必起疾可以济师！⁽⁵⁾膺请出图之，不患资粮不足也。”元起曰：“善。一以委卿！”膺退，帅富民上军资米，得三万斛。

秋，八月，丁未，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，为《梁律》，仍命与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尚书仆射沈约、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。

上素善钟律，欲厘正雅乐，乃自制四器，名之为“通”。⁽⁶⁾每通施三弦，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，长九尺，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，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，中间十律，以是为差。⁽⁷⁾因以通声转推月气，悉无差违，而还得相中。又制十二笛，黄钟笛长三尺八寸，应钟笛长二尺三寸，中间十律以是为差，以写通声，依古钟玉律，⁽⁸⁾并皆不差。于是被以八音，⁽⁹⁾施以七声，⁽¹⁰⁾莫不和韵。先是，宫悬止有四搏钟，⁽¹¹⁾杂以编钟、编磬、衡钟凡十六虞。上始命设十二钜钟，各有编钟、编磬，凡三十六虞，⁽¹²⁾而去衡钟，四隅植建鼓。⁽¹³⁾

魏高祖之前，前太傅平阳公丕自晋阳来赴，遂留洛阳。丕年八十有余，历事六世，⁽¹⁴⁾位极公辅，而还为庶人。⁽¹⁵⁾魏主以其宗室耆旧，矜而礼之。乙卯，以丕为三老。

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请攻钟离，魏主使羽林监敦煌范绍诣寿阳，共量进止。澄曰：“当用兵十万，往来百日，乞朝廷速办粮仗。”绍曰：“今秋已向末，方欲调发，兵仗可集，粮何由致！有兵无粮，何以克敌！”澄沉思良久，曰：“实如卿言”。乃止。

九月，丁巳，魏主如邺。冬，十月，庚子，还至怀。与宗室近侍射远，⁽¹⁶⁾帝射三百五十步，群臣刻铭以美之。甲辰，还洛阳。

十一月，己未，立小庙以祭太祖之母，⁽¹⁷⁾每祭太庙毕，以一太牢祭之。

甲子，立皇子统为太子。

魏洛阳宫室始成。⁽¹⁸⁾

十二月，将军张器之侵魏淮南，取木陵戍；魏任城王澄遣辅国将军成兴击之，甲辰，器之败走，魏复取木陵。

刘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邓元起，元起与战，互有胜负。久之，奉伯等败，还成都，元起进屯西平。⁽¹⁹⁾季连驱略居民，闭城固守。元起进屯蒋桥，去成都二十里，留辎重于郫。奉伯等间道袭郫，陷之，军备尽没。元起舍郫，径围州城；城局参军江希之谋以城降，⁽²⁰⁾不克而死。

【注释】(1) 都录：郡府首吏，总录府中诸吏之事。(2) 新故：新，指蜀地新附之民；故，指随邓元起从行的部属。(3) 所获必厚：指巴西一郡的贫民都依附于豪族大户，没有自己的户籍；如果对当地的户籍逐一加以检核，一定会发现很